

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藏 瑶族经书题记研究^{*}

张 泽 洪

瑶族经书题记是抄书人抄经的书写记录,题记的内容有助于瑶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藏瑶族经书题记,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瑶族经书题记中具有典型性。本文通过对伯德雷恩图书馆藏部分瑶族经书题记所反映的抄经时代、经书的书写传承、道公师公派系及奉道宗旨等的考察,从经书题记的民间叙事揭示瑶族文化的生动样态。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文化分析模式中,瑶族经书属于小传统的民间文献,保持着民间经书传写的地方风格,是民族学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值得重视的内容。瑶族经书题记是瑶族人写经心态的客观呈现,题记内容更反映出瑶族人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瑶族经书 题记 科仪文本 瑶族社会

作者张泽洪,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 610064。

瑶族经书包括经典、科仪、疏表、秘语、歌书、神唱等文书类型,^①作为瑶族文书中的主要部分,是瑶族度戒、打斋、建醮、还愿等仪式使用的科仪本。经书内容广泛,涉及瑶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是探寻瑶族文化和瑶人精神世界的宝库。经书的传写收藏在瑶族社会有悠久的传统,瑶族民间视为家庭文化财富。瑶族经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在民间传承,但 20 世纪海外各大图书馆开始收藏瑶族经书,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Bodleian)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德国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图书馆和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荷兰莱顿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Rijksmuseum Volkenkunde),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等,都收藏有不同数量的瑶族经书。其中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互渗研究”(项目编号:19JJD730004)和四川大学“从 0 到 1”创新研究项目“老挝瑶族经书研究”(项目编号:2021CXC02)的阶段性成果,受到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① 瑶族文书更能概括瑶经写本的各种类型,但在瑶族社会师公将之习称为经书,本文采用瑶族经书的概念。对瑶族经书学界有不同分类,郑德宏、李本高等编《瑶人经书》将所搜集清代湖南瑶经分为四大类:还盘王愿经、传度经、安龙奠土经、道场经。参见郑德宏、李本高等选编:《瑶人经书》,岳麓书社 2000 年版。罗宗志《信仰治疗:广西盘瑶巫医研究》对引录的 318 本瑶族经书按宗教仪式用途分为:打斋、打醮、度戒、加职、还愿、开光、祭祖、送鬼、架桥、表奏、占卜、小法十二类。参见罗宗志著:《信仰治疗:广西盘瑶巫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9—174 页。瑶族经书中的道教元素,是瑶族深受道教影响所致。历史上瑶族在西南民族走廊的迁徙,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以及长期的文化互动促成了道教与瑶族宗教的结合。瑶族经书就充分反映了瑶族文化与道教两者杂糅的特点。

恩图书馆藏瑶族经书最受学界关注。郭武 2010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查阅伯德雷恩图书馆瑶族经书,撰写《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①这批瑶族经书的研究价值始引起学界注意。^② 这批瑶族经书是伯德雷恩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大卫·赫利维尔(David Helliwell)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泰国北部瑶族社区购买。其后郭武的博士生徐菲赴牛津大学访学,她查得牛津大学伯德雷恩(Bodleian)图书馆藏瑶族经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经书的起始编号为 Sinica3241,结束编号为 Sinica3547,共计 307 册。第二部分经书的起始编号 Dep. Stolper1,结束编号为 Dep. Stolper907,共计 375 册。^③ 瑶族经书抄写人抄经时在经文之外附有题记,简略记录经书的名称、书主、抄写人、抄写时间等信息。而现存没有题记的经书则是封面、扉页及封底缺损的抄本。抄经题记所附记的各种信息,有助于瑶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少数民族文书阐释研究方面更有范例意义。

一、伯德雷恩图书馆藏瑶族经书的抄经时代

瑶族社会传承的经书多是清代民国时期的抄本,而经书具体时代的判断主要依靠抄经题记。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藏瑶族经书,沿袭瑶经书写惯例附有抄经题记,这些书写在经书封面、扉页或结尾处的题记,对判断经书抄写时代至为重要。兹列举 Sinica3241 号至 Sinica3547 号瑶族经书有关抄写年代的题记内容,^④以见伯德雷恩图书馆藏瑶族经书古本的概貌。

雍正乾隆年间十二本瑶族经书抄写年代如下:

S3403 号《正一初真授戒科》扉页:“雍正三年乙巳岁五月初四日巳时起抄。”

S3395 号末:“乾隆三拾一年次丙戌岁九月初三日午时抄完。”

S3529 号《杂法一本》扉页:“乾隆三十三年丁亥岁次孟秋抄完。”

S3428 号《大会伸奏神目式》扉页:“乾隆叁拾伍年庚寅岁次仲秋下澣念四日穀旦录矣。”

S3429 号《逍遥川光科》末:“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抄完。”

S3437 号《喃灵科》末:“皇号乾隆四十年岁次六月夏季日吉旦。”

S3412 号《破狱科、焚简科》扉页:“清乾隆四拾五庚子岁辛巳月己酉朔廿九日抄完。”

S3314 号《讼章格》第 1 页:“皇号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望日录订吉也。”

S3410 号《师教帝母判座科》第 1 页:“乾隆四拾捌癸卯岁贰月二十八日抄记。”

S3424 号《申斗科》扉页:“乾隆五十乙巳年癸未月戊寅朔启膳。”

S3415 号《诸章格》扉页:“皇清乾隆伍拾柒年岁次壬子孟夏月念三日新录。”

S3513 号《水符科》扉页:“乾隆壬子年丁巳月癸亥朔下旬膳竟。”

嘉庆年间十五本瑶族经书抄写年代如下:

① 郭武:《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考述》,《文献》2012 年第 4 期。

② 胡小柳:《瑶族度戒仪式中的“重生”寓意——以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3 年第 5 期。胡小柳还利用这批瑶经撰写出博士论文。参见胡小柳:《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道经中的度戒仪式研究》,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013 年博士论文。

③ 徐菲:《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手抄本道经新发现及其价值》,《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0 期。

④ Sinica 源于拉丁语,意为中国的,一般代指中国学,故伯德雷恩图书馆馆藏中文书籍以 Sinica 编号,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 S。本研究运用的瑶族经书,就是伯德雷恩图书馆已公布的 Sinica3241—3547 号资料。

S3445号《解冤家科》末页：“嘉庆六年辛酉岁四月十五日午时抄完。”

S3354号《游梅山三十六洞书》末题录：“嘉庆十一年二月廿日抄成，号《梅山洞歌语》壹卷。”

S3427号《道门申奏式十王表式》扉页：“嘉庆拾壹年丙子岁季上旬抄存本。”

S3405号《解冤科》扉页：“嘉庆拾二年丁卯岁七月初五日毕完。”

S3416号《盘古科》扉页：“嘉庆十三年五月抄完笔。”

S3501扉页：“嘉庆十四年己巳岁二月朔十日午刻，笔丑。”

S3519号《杂诸件秘密全本》扉页：“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十六日给。”

S3409号《诸书榜疏斋供神目对》末空白页：“嘉庆贰拾年秋季八月二十日完毕。”

S3256号《天文六言杂字》文末：“皇上嘉庆廿二年十月十五日。”

S3397号《婚姻祭诸煞秘语》扉页：“嘉庆贰拾二年丁丑岁次六月初一日午时订毕。”

S3408号《无上玉京盟真救苦大小斋秘语壹本》扉页：“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岁壬申月丙申朔五日启笔，念日完。”

S3455号《师公殄疫科》扉页：“嘉庆二拾四年庚辰岁己卯月丁亥朔下旬抄眷。”

S3361号《三庙书》末：“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岁七月九日戊戌，抄号《流落三庙圣王书》。”

S3433号《无上玉京大斋法》扉页：“嘉庆二十五庚辰岁次端阳月念日。”

S3431号《大斋密语》扉页：“嘉庆贰拾五年丁亥月甲申朔越至甲寅日完。”

道光年间十九本瑶族经书抄写年代如下：

S3446号《设醮科》末页：“书号道光元年六月十四日抄完。”

S3494号《朝天百拜科》扉页：“道光元年五月廿日订完。”

S3285号末页：“大清道光三年癸未岁伍月十九日抄。”

S3423号《敕坛科》扉页：“道光三年壬癸未岁目连念日抄微笔。”此处“道光三年壬癸未岁”应为“道光三年癸未岁”。

S3422号《杂解治邛秘语》扉页：“皇号道光捌年戊子六月廿十三日抄到尾完笔。”

S3498号《大献唱用》扉页：“道光十二年壬辰岁七月二十日开手抄。”

S3479号《斋醮秘语》扉页：“道光十六年丙申岁十一月廿九日完毕。”

S3417号《单朝科》扉页：“道光二十年庚子年二月初十日抄。”

S3466号《设醮科保当科》扉页：“道光二十年庚子岁十月十三日。”

S3448号《正一谢王化衣科》扉页：“大清道光二十贰年壬寅岁三月中旬。”

S3464号《谢雷科》封底：“道光廿三年癸卯岁十月中旬录完。”

S3481号《各种道法》文末：“大清道光贰拾叁年五月十五日抄完毕记。”

S3387号《求筭书》文末：“皇上道光贰拾四年甲辰岁五月廿六日。”

S3472号《二宫科》扉页：“道光贰拾伍年九月廿六日抄完。”

S3486号《壹本红楼半座科》扉页：“道光廿五年岁次乙巳仲夏月吉日抄。”

S3493号《百解大全》文末：“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腊月吉日年日抄完。”

S3459号《二宫科》扉页：“道光廿六年三月十一日抄完。”

S3482号《开山科一本》扉页：“道光廿七年春季四月初下元甲子抄完。”

S3542号《蛟龙科》扉页：“大清道光己亥年正月抄完。”

咸丰年间二十二本瑶族经书抄写年代如下：

- S3337 号扉页：“咸丰辛亥岁四月中旬款抄完竟。”咸丰辛亥为咸丰元年(1851)。
- S3478 号《无上玉京盟真法》扉页：“大清咸丰元年十月初八日庚寅月完笔。”
- S3500《丧家秘语》扉页：“咸丰贰年壬子岁次正月二十八抄完毕。”
- S3368 号文末：“皇上咸丰四年甲寅岁二月三十日，依古抄成壹本法书在内。”
- S3543 号《丧场秘语》扉页第 2 页：“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抄录。”
- S3297 号《婚姻专花秘语》扉页：“咸丰肆年甲寅岁五月初十日抄完。”
- S3391 号《壹本婚姻歌书》扉页：“咸丰四年甲寅岁六月十六日晚终。”
- S3288 号科仪文书《宣词表脚引一纸》文末：“皇上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完笔。”
- S3434 号《百解秘语》扉页：“皇号咸丰五年乙卯岁二月初二抄完成。”
- S3338 号《开卦堂法》扉页：“咸丰五年三月十六日抄完。”
- S3508 号《关告、敕坛、静坛科》扉页：“咸丰六年丙辰岁二月十六日抄。”
- S3473 号《一本大会桥樑科》扉页：“咸丰六年丙辰岁贰月下旬六日旦出。”
- S3432 号《杂咒叭秘密诸伤地狱全本》扉页：“咸丰六年丙辰岁仲夏月念一日抄完。”即五月二十一日抄完。
- S3541 号《延生三时科》扉页：“咸丰丙辰岁六□□□抄完。”
- S3511 号《斋醮神目左班、飞章科》扉页：“龙飞咸丰丙辰岁林钟念刊刻膳出。”
- S3453 号《送终丧家秘语》扉页：“下元末甲，丙辰年记。置主盘道仕辍笔袭，当遗留子孙后代承行。咸丰陆月复夹钟下弦旬六日。”咸丰丙辰为咸丰六年(1856)，可知抄写于咸丰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 S3461 号《安龙科、伸斗科》扉页：“咸丰丁巳年五月二十三日毕。”咸丰丁巳为咸丰七年(1857)。
- S3527 号《超度疏表法》扉页：“咸丰七年丁巳岁七月初二日抄成完。”
- S3536 号《灯筵救芯秘语》扉页：“大清咸丰七年丁巳岁润雷宾月朔六日完。”
- S3443 号《二雷招罗兵五》扉页：“大清咸丰十年庚申岁蕤宾朔二日猡头完毕。”
- S3355 号《猡书一本》末页：“咸丰十一年辛酉岁四月十二日抄完笔。”
- S3252 号末页：“大清咸丰十二年壬戌于响水寨馆中敬录。”
- 同治年间六本瑶族经书抄写年代如下：
- S3277 号《开邪招魂超度奏星清水法语共抄一本》扉页：“皇上同治五年丙寅岁四月十七日，弟子簿法。”
- S3454 号《洪恩二宵功曹罗五娘科》扉页：“同治五岁丙寅年林月中十三日完毕。”
- S3386 号文末：“皇上同治七年戊辰岁六月初十日抄成。”
- S3465 号《受戒秘文》扉页：“同治戊辰岁甲子月念四日印好。”即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二十四日。
- S3547 号《癡疯天机秘语》扉页：“太岁庚午年六月廿六日午时抄完。”庚午年为同治九年。
- S3477 号《安龙科》扉页：“同治十一年秋集存本，太岁壬申岁三月下旬秋。”
- 光绪宣统年间十七本瑶族经书抄写年代如下：
- S3506 号《早晚救患、伸斗安龙、解冤秘共一本秘语》扉页：“大清光绪元年闰德五月七日。”
- S3435 号《盟真救苦引朝科》扉页：“光绪八年壬午岁六月阴二日。”
- S3488 号《安龙科壹本》扉页：“光绪十年甲申岁七月中旬日抄完。”

S3460号《菱简在头,破狱科同,南昌在尾》扉页:“大清光绪甲申岁夏季闰月下旬录出完竟。”

S3503号《受戒二救共集》文末:“光绪十稞甲申岁闰十一月捌日冬笔。”

S3251号文末:“皇上光绪十二年丙戌岁四月二十八日抄成。”

S3532号《道师授戒秘语》扉页:“光绪拾二年端午月十二日完。”

S3444号《杂集癘疯密语》扉页:“光绪十三年丁亥岁六月二十七日抄完笔。”^①

S3545号《癘疯秘语一卷》扉页:“大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岁二月望八日龙尾下完笔。”

S3546号《救患秘语》扉页:“大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岁二月二十七日申时完笔。”

S3458号《菱简、破狱、炼度科》扉页:“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岁七月十二日申时抄完毕。”

S3485号《清醮秘语》文末:“大清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廿七日。”

S3332号文末“皇上光绪三十四岁戊申己酉十二月二十三午未时。”

S3471号《一本清醮秘语》扉页:“皇上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岁肆月二十三日完笔。”

S3499号《一本小百解密语》扉页:“光绪戊申岁正月二十三日辰录完解音。”光绪戊申岁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

S3474号《玄门授戒秘语》扉页:“大清宣统二年辛亥岁陆月初四日抄完。”

民国时期十五本瑶族经书抄写年代如下:

S3544号《三宫二宫科》末页:“大清中华民国丙辰七月终笔。”民国丙辰年为1916年。

S3442号《癘疯密语》扉页:“大清民国拾陆年丁卯七月十一日完竟。”

S3383号《过七十二关》文末:“皇上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岁五月拾五日抄成。”

S3367号文末:“皇上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岁。”

S3286号末页:“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岁六月念九日。”

S3261号《音释四书大学》文末:“中华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岁七月十三日抄终。”

S3389号《投鬼书》扉页:“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岁中旬。”

S. 3279号《叫魂科》文末:“于民国廿九年仲春月朔六日。”

S3370号扉页:“皇上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岁五月完笔了。”

S3280号《学法传阳歌》文末:“王上民国管下卅十六年丁亥岁四月十四日。”

S3399号《劝学德师计》扉页:“民国卅九年庚寅岁三月十四日。”

S3349号科仪文书扉页:“大民国三十九年庚寅岁七月十六日抄出。”

S3333号扉页:“民国四三年甲午正月上旬成一本。”

S3284号文末:“民国四十四年乙未岁六月十八日完。”

S3331号扉页:“民国五十年甲辰岁七月十五日。”

瑶族社会有抄写经书的传统,经书年久破损,或叔侄兄弟分家,或亲人分离迁徙,就会重新抄写,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使经书不易长久保存,因此现存瑶族经书多为清代的古写本。^② 伯德雷恩图书馆收藏瑶经中清代写本较多,显示该馆瑶族经书的古本价值。

① 从瑶族经书题记和汉文文献可知清代广东麻风病流行,故瑶族有专门针对麻风病的经书。《说文·广部》:“癘,恶气箸身也。”瑶族经书称“麻风”为“癘疯”,或有特定意义。

② 民族调查所见广东瑶族经书有传抄自明代的写本,但西南瑶族传世经书仍多是清雍正、乾隆及以后各朝的抄本。

二、经书题记所见瑶族抄经文化与社会生活

根据文献和民族志调查资料,瑶族经书一般是请汉人抄写,或是瑶族师公自己抄写。^① 伯德雷恩图书馆收藏瑶经是用毛笔写在本色土绵纸上,经文自右而左、自上而下竖行抄写,最后在右侧用线装订为书册。德国学者欧雅碧(Lucia Obi)指出牛津大学伯德雷恩图书馆馆藏瑶经写本是最古老,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② 瑶族经书的封面,民间习称书皮,用纸、布或皮做成,作用为保护经书内页。明清时期经书一般要装钉书皮。瑶族经书的扉页^③或中间附有抄经题记,简略记录经书抄写时间,经书持有人姓名或传法师姓名,抄写经书的愿望目的等。经书持有人称置主、东主、书主、字主、署士、置书主、本主等。例如 S3500 号《丧家秘语》扉页:“东主李妙翰。”有的经书会在多处署书主姓名,例 S3243 号在经书各页空白处写明:“置主赵元坤号”“赵元坤号”“元坤号”“敕法坤记号”“赵法敕”“敕法号”“赵法敕号”“赵敕坤记号”,以此强调此部经书的持有人。

(一)题记所见瑶族抄经的文化习尚

1. 瑶族经书题记干支纪年的典雅特色。瑶族经书题记的记录方法与汉族民间抄本相同,抄写经书时间采用年号干支兼用法,即纪年时皇帝年号置前,干支列后,如 S3513 号“乾隆壬子年”,据此可知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写本。瑶族经书题记日期以六十甲子干支纪年,此古朴典雅的署名方式,显示瑶族人对华夏文化的认同。S3428 号:“乾隆叁拾伍年庚寅岁次仲秋下澣念四日穀旦录矣。”“下澣”亦作“下浣”,指农历每月的下旬。即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完成之意。S3443 号《二雷招罗兵五》扉页:“大清咸丰十年庚申岁蕤宾朔二日”,蕤宾位于午在五月,故知经书抄于清咸丰十年五月初二。S3424 号:“乾隆五十乙巳年癸未月戊寅朔启膳。”癸未月为六月,则可知为乾隆五十年六月初一。S3533 号:“大清道光貳拾貳年壬寅岁林钟月初三日完笔”。林钟月为六月,则可知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初三抄完。而抄写完成后用“穀旦”、“吉旦”、“吉日”,表示抄写完成的时间是好日子。而题记中抄写人便用了“敬录”、“启膳”、“膳乞”、“新录”等语,尊重敬畏经书之意跃然纸上。

有的经书题记写明开始抄写或完成的具体时辰。如 S3403 号《正一初真授械科》扉页:“雍正三年乙巳岁五月初四日巳时起抄。”可知雍正三年(1725)五月初四日 9—11 时开始抄写。S3395《陞堂科》文末:“乾隆三拾一年次丙戌岁九月初三日午时抄完。”则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

① 汉人抄写经书,兹举二例:民国《马关县志》卷 2《风俗志·瑶人之风俗》(1932 年石印本)载瑶人经书,“父子自相传习,看其行列笔画,似为汉人所著”。白鸟芳郎 1973 年除夕在泰国清莱府钦根县克纳库村收集到“字体清晰”的二十一种瑶族经书,他说:“这些美好的瑶人文书之所以能在这个村寨一直保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在这个村寨里幸运地住着一位娶瑶女为妻的云南汉人董胜利先生,正是他把世代相传的文书誊写下来。”(〔日〕白鸟芳郎编著,黄来钧译:《东南亚山地民族志》,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1980 年,第 46 页)瑶族师公亦有抄写经书的传统。清邓倬堂《瑶排八首》之三称:“黄冠有家学,文史手自斟。”(民国《连山县志》卷 14,1928 年增修铅印本)可知清代广东排瑶师公就自抄经书。广西紫荆瑶族师公邓法灵,“白天忙农活,晚上则在煤油灯下进行手抄传承瑶族经书的工作”(丁桦:《罕见手抄本〈瑶族经书〉》,《神奇的桂平》编委会编:《神奇的桂平》,接力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5 页)。我们田野调查所见广西贺州市黄洞瑶族乡黄洞村千金屯师公赵有福,广西贺州大平瑶族乡威竹村师公邓法银,广西恭城三江乡十八岭村瑶族师公陶希福,所收藏数十本瑶族经书都是自己抄写。

② 〔德〕欧雅碧:《欧美的瑶族写本的收藏》,神奈川大学瑶族文化研究所,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瑶族传统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0 年,第 11—25 页。

③ 前面称“前扉”,后面称“后扉”,民间习称为书头、书尾。

三日11—13时抄完。S3546号《救患秘语》扉页：“大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岁二月二十七日申时完笔。”故知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15—17时抄完。

2. 根据题记内容判断经书抄写时代。瑶族经书题记要写明抄写时代，但一些经书由于封面扉页缺损而无抄写时代，通过同批次经书题记书主名字的比对，可以判定经书的抄写时代。S3512号《一本清醮秘语》末页：“戒度师傅黄道颜给付弟子超度生了天界。弟子李妙簪集用。”而抄写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岁十一月廿九日的S3479号《斋醮秘语》扉页：“传度正戒师傅黄道颜，给付天机弟子李妙监、李妙簪二位受。”这两部经书题记都有黄道颜、李妙簪，则可以判断S3512号《一本清醮秘语》亦是道光年间的抄本。S3496号扉页：“《壹宫伸斗科》，东主盘玄达集用。”文末：“王号三十岁癸卯年五月廿一日完毕。”仅据王号三十岁癸卯年，还难以判断经书抄写年代，但S3532号《道师授戒秘语》扉页：“东主盘玄达承集，光绪拾二年端午月十二日完。”这两本经书的东主皆为盘玄达，则可知S3496号题记“王号三十岁”应指光绪三十年，但癸卯年为光绪二十九年，故确认S3496号应是光绪二十九年的写本。S3522号《壹本祖传秘语》扉页：“《醮坛科》三夜，置主李经城集。”该经题记无抄写年代，但S3459号文末：“《二宫科》终，羽流道士弟子置主李经城承集，思恩武邑游士赵记颖川氏依旧敬膳，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抄完。”这两本经书置主都为李经城，则可知S3522号应为清道光年间抄本。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知道瑶族师公、道公通常都有数十本经书，而西南各地瑶族经书题记都有书主的署名。可见这是瑶族经书抄写的惯例。

根据经书中科仪文书的内容，亦可判定无题记经书抄写时代。S3469号《壹本救患秘语》扉页：“道光十二月初十日吾时建生。”S3274号属于无题记的经书，其中的科仪文书《一件亡人榜示》末署：“皇上道光△年△月△日孝坛给榜。”此两件文书无标题和抄写时间，据出生时间和榜文可知抄写于道光年间。S3298号、S3299号也属于无题记的科仪经书，S3298号科仪文书的疏文称：“民国△年△月△日△时，奉真谨疏上伸。”S3299号第29页科仪疏文称：“民国△年△月△日△时，奉真谨疏上伸。”据疏文可知这两本经书是民国时期抄本。S3343号题记无抄写时代，但扉页有“陈法德年庚丙戌年二月十六日戌时建生”，民国丙戌年为1946年，则可知S3343号抄写于1946年后。S3390号扉页：“《招魂书》，李文广置，天运癸巳年腊月吉日抄。”仅据癸巳年难以判断经书抄写年代，但该经书牒文末页载：“皇上中华民国△年△月△日，奉真追魂牒保佑家主法△同妻△氏者合家眷等。”据此牒文可知是民国时期抄写，但民国没有癸巳年，前后的三个癸巳年是1893年、1953年、2013年，则判断S3390号经书抄于1953年。

3. 题记所反映的瑶族社会抄经风尚。现存瑶族经书多是历史上流传保存至今的写本，一些经书题记就注明依古本誊抄。如S3387号第15页末：“皇上道光贰拾四年甲辰岁五月廿六日，依古本誊抄成，号《求箐书》壹本，是实是实可也。”S3368号第58页末：“皇上咸丰四年甲寅岁二月三十日，依古抄成壹本法书在内，子孙万代应用。”瑶族经书题记中多题写“承集”、“承行”、“承接”、“袭”之语，就是传承经书道法之意。S3503号《受戒二救共集》扉页：“集秘主之邓玄按抄使也。”瑶族称经书持有人为秘主，瑶人视经书为家庭秘藏的财富。史称贵州贵定县瑶族，“有书名榜簿，皆圆印篆文，其义不解，珍为秘藏”。^① 云南马关瑶人的经书，“彼复宝而秘之，不轻示人”。^② 地方志有关瑶族珍视秘藏经书的记载，与题记所见瑶族重视经书的传统是

① 乾隆《贵州通志》卷7《地理·风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民国《马关县志》卷2《风俗志·瑶人之风俗》。

相同的。S3372号《新杂诸秘语诠本》扉页：“录士臣李经聪謄抄，与子孙代代用。老君秘语，万古流传。”S3251号《盘古记》经末说：“造成一本《盘古记》，流传万代子孙贤。”S3388号第1页：“开山法书，莫要失落，留以子孙万代应用。”S3453号《送终丧家秘语》扉页：“置主盘道仕辍笔袞，当遗留子孙后代承行。”S3476号《壹品百解》扉页：“三男李妙謄，给与孙丁李胜旗。”题记显示此经书是儿传孙的。瑶族经书能够在村寨民间代代流传，这确乎是瑶族社会重视经书的风尚所致。

经书题记中抄写人多即兴抒发胸臆，且以自谦之语述说抄经文字的好坏，显示出瑶族经书抄写的地方风尚。S3493号文末：“《百解大全》一本终，玄门道士羽流置主李春风承集，武邑游士儒生颍川陈氏赵记丑笔。”S3406号《释服科》末页：“丑笔邓演冠集。丁巳年二月廿六日开笔白录。”S3251号《盘古记》文末：“此书莫笑字丑。”S3520号《杂量书》第19页末：“二十三岁秉笔抄，遇孙笔头安未稳不正，外人何个老少看见莫笑也。”S3485号《清醮秘语》第182页：“大清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廿七日，愚父邓经毓依本寻抄完，字不美，乱留做本，无者难寻也。”S3541号《延生三时科》末页：“字不好，兄弟见莫笑。有本得用，有本难寻。”S3476号《壹品百解》第105页末：“若有先生莫笑了，若有少字替补过，至乃照古录出。”S3454号《洪恩二宵功曹罗五娘科》扉页：“盘朝贵丑字，用应十方上达。”S3466号《设醮科保当科》内文首页：“其书字面不正，多笔少画，不周俱存。”

4. 题记所见瑶族经书抄写的费用。瑶族请人抄写经书付给的费用，民间习称为书根银，一些题记载明书根银数目，据此可知清代民国经书抄写的价格。例：S3354号《游梅山三十六洞书》文末题录：“赵富清出卖六文银子，邓文贵将钱所买。嘉庆十一年二月廿日抄成号《梅山洞歌语》壹卷，付与其男赵元周、赵元府、赵元县兄弟三人，后代永收付应用。”S3361号《三庙书》末页：“盘姓二人，彩写赵姓号《三庙书》书三本，银子七文。”S3433号《大斋秘语》扉页：“是我真戒师李妙严公照依前师口，白银一两二分，足猪一口祭师，不可帽取。”S3285号文末：“粤馆正书四十六篇整，笔墨银三钱六分。”清代壹元银币为七钱二分，则三钱六分为半元。此经为清道光三年五月十九日抄成，据此可知当时抄书价钱。S3465号《受戒秘语》扉页：“师傅抄与弟子开银三钱六分，弟子自抄乙钱八分，鸡一只，世世依次，使用成金。”据此题记，师傅抄写经书价格是弟子的一倍。

清代民国民间职业抄写人有专门的堂号，他们在经书题记中署上堂号，这或许有宣传推广之效果。如S3415号《诸章格》文末署“西粤游士紫水南阳堂笔”。S3497号《合婚书》扉页：“粤西宾邑斋覃怀宏抄。”此抄写人覃怀宏是定般瑶族，^①粤西宾邑斋说明此经书抄写于两广地区。S3267号扉页：“住云南省墨江，姓名杨树美。福来堂上编成。”S3252号《大学书篇》末页：“大清咸丰十二年壬戌，于响水寨馆中敬录。”广西荔浦瑶族经书题记中有宫音堂、宫音始平堂、贞雅堂、儒林堂、陇西堂等堂号，可知题记署名堂号也是瑶族抄写的惯例。

瑶族经书在民间的流通借用，民间称借书抄写为“投取”，投取人要付出一定的费用，经书题记对此亦有记载。S3453号《送终丧家秘语》末：“其法，若有投取者，功德三分六卜足，酒食在外，如意不可乱传。”扉页：“其法丧家投取功德三分六卜，鸡一只，大小成金。”三分六卜，即三分六钱。S3506号《早晚救患、伸斗安龙、解冤秘共一本秘语》文末：“其秘语谁有别处投取，要功德七钱二分，酒肉在外，不得冒价真也。”这些有关投取经书的功德费用，可知瑶族经书流通

① S3497号《合婚书》第3页彩图：“抄师覃怀宏，定般瑶族。”

的民间法则。

一些题记写明经书连皮的篇数,这可能与民间抄写经书付费有关。S3533号《度亡天机一本》扉页:“其书连皮五十六遍。”S3512号《一本清醮秘语》扉页:“记纸连皮五十遍正足。”S3404号《三宫科》末页:“太岁酉寅年八月廿九日抄终,总连皮七十遍足。”S3409号《诸书榜疏斋供神目对》末页:“六十七遍连皮足。”S3422号《杂解治邛秘语》扉页:“不是才人抄,共书三十二遍,连皮抄字不完。”S3498《大献唱用》文末:“大献完毕,连皮二十三遍。”S3479号《斋醮秘语》扉页:“正字捌拾遍。”S3417号《单朝科》文末:“太岁庚子年二月十一日完笔。书本连皮三十遍。”S3472号《二宫科》文末:“道光貳拾伍年玖月廿六日抄完,集留数有二十九篇。”S3432号《杂咒叭秘密诸伤地狱全本》末页:“此本秘语连皮四十四篇足。”S3497号《合婚书》扉页:“其书连皮肆拾柒篇正。”S3514号扉页:“《大会科一本》,黄胜能袭。连皮三十。”S3404号《乘算科》第63页末:“太岁酉寅年八月廿九日抄终,总连皮七十遍足。”S3448号《正一谢王化衣科》扉页:“正字三十六片。”S3452号《丧家秘语》科仪文末:“其秘总共十二遍。”瑶族经书抄本的页数,题记中有篇、片、遍的表示方法。

(二)题记所见清代民国瑶族社会生活情况

1. 瑶族经书附记家庭借贷谷子、银子等事项。瑶族人视经书为家庭秘藏,故家庭重要事项会记录在经书中以长久保存,书主通常在扉页或末页的空白处附记家庭借贷。试列举以下数例:S3281号第28—29页附《谷子册》:“五石谷子册。盘贵信放下谷子。盘才林借下谷子三百五斤正,盘贵明借下谷子三百五斤正,盘福进借下谷子二百八五斤正,赵才文借下谷子五十斤正,□清借下谷子一百斤正。”此详细记录盘贵信放谷子,盘才林、盘贵明、盘福进、赵才文等借谷子多少斤。S3372号《新杂诸秘语论本》第6页:“不才李经聪亲手借到邓金杰银子貳拾两足,借到邓金和银子拾两三分足完,借到李金禄银子拾两足完。癸亥年三月初八日借,立簿为正。其书香钱壹两二分,酒在外,不得拖欠。”S3413号扉页:“法坚妇借经夫白银五两二分足,戊戌年四月初二日借。蒋金缘取玄歌妇欠银,借到家弟金能银子十两足。蒋显缘取法决妇欠银,借邓法静银子五两足正。戊子年八月十三日,李道龙赊到蒋金缘白银乙十两足。”S3479号《斋醮秘语》第166页:“咸丰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立簿记,请还清:嫁女价钱一共六十六两足;启令凑得五十四两貳钱下足;十壹两捌两足。”S3434号《百解秘语》末页:“邓云盛白银血本二两三……黄玄闾又借到邓云才白银貳两足。咸丰七年戊午岁^①十一月七日立簿为记。于咸丰九年九月十三日女婿盘道学来行婚,借到本家岳母白银一块四两九钱足,立簿为据。”S3441号扉页:“我取太岁己酉年五月二十日,取谨银白壹文,谨过戡星。”S3410号《师教帝母判座科》末页:“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岁十一月初九日立簿,邓云隆娶妇欠银,借到李道肇白银一块,戡有五两正足。”第1页:“立簿记收也。正月十二日盘玄郁取(娶)妇借到李应肇文银三两足正。盘玄闾又借四两六钱四分足。完了。大清咸丰二年甲寅岁正月十二日簿。四月廿日李云书借到,下欠黄道能红纸二张足。下欠李玄接红纸四张足。”题记所载瑶族民间借贷的事由和数量,对研究清代民国瑶族社会的民间借贷,无疑是最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2. 瑶族经书附记家庭成员出生、死亡日期、安葬地点等重要信息。如S3485号《清醮秘语》第205页:“邓妙庶、蒋李氏等生一男,丁酉年五月十九日未时建生。”S3353号第1页附记:“盘法亮的弟女行庚丁未年八月廿九日亥时建生。”S3485号《清醮秘语》第205页附记:“灯妙庶蒋

^① 咸丰七年为公元1857年,丁巳岁。戊午岁为咸丰八年,即公元1858年。

孝氏荣生一男,丁酉年五月十九日未时建生。”S3398 号第 29 页附记:“邓法坛妻中李氏者,四月初六日亡,初八日去庚申合子日,埋杀平桥给他去。”S3358 号末页:“李法土去在于壬午年正月初七日,命中归阴,安葬南掌国宣罗道管入猛竜府中伺冲岭脚平,座南向东大皇地主。”南掌国为老挝古国,公元 857 年建立于今琅勃拉邦。瑶族经书题记附记此类事务,是瑶族人认为这些是要紧之事。德国学者贺东励研究慕尼黑图书馆收藏瑶族经书,就指出:“许多文书内载有写主与书主的名字。不少经书附记有族谱及祖先的丧葬日期,可以据此研究瑶族人的迁移。”^①伯德雷恩图书馆藏瑶族经书同样如此,我们从经书所载瑶族在粤西、云南建水活动的相关记载,不难看出瑶族从两广向云南迁徙的轨迹。S3497 号《合婚书》第 1 页:“己未年五月十八抄师粤西宾邑斋覃怀宏抄。”第 3 页彩图:“抄师覃怀宏,定般瑶族。”S3415 号《诸章格》科仪文书称:“今据大清国云南道临安府属猛梭王下。”S3455 号《师公殄疫科》:“今据大清国云南道临安府……高岭村居住。”S3371 号:“赵法林家先墓堂,安葬大清国云南道灵(临)安府管下建县,管下猛赖司管入□河冲半领平,座西向东,刀家地主。”在民族志资料中,迁徙入云南瑶人的最后地点,都多指向临安府建水县猛腊,这与瑶族经书的记载相一致。

三、瑶族经书题记所反映的瑶族宗教

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经书中,瑶族宗教经书的道教色彩颇为浓厚,瑶族经书题记也反映出这个特点。瑶族宗教有道公、师公两大系统,师道两教所传承的法名不同。S3475 号末页特地附记师道两派的法名:“道教,道、经、妙、玄、云;师教,院、法、显、胜、应。”两派法名都取之于道教教义,按辈分轮换,这是历史上瑶族接受道教形成的传统。

1. 经书题记中道派书主的法名。题记中有道派之道、经、妙、玄、云字辈的书主,这是经道公度戒授予的“道运”法名。S3519 号《诸鬼秘语》第 1 页:“师傅李道贤秘语,给与弟子李妙选随年念看。”S3544 号文末:“《三宫二宫科》完毕,书主盘经毫记号。”S3404 号扉页:“《乘算科》,羽士冯玄万承行。”S3496 号封面:“《壹宫伸斗科》,东主盘玄达集用。”S3440 号封面:“《贡王救苦三朝科全本》,置主常云益袭。”S3480 号《道门书式》中:“羽士邓云堂、邓云连同承,不可失也。”S3414《讼章格》封面:“李道灵、李道通、李妙杰记号。”可见题记中出现道、妙法名的书主。S3438 号扉页:“一本《招兵川光科》,盘玄玉、盘云金。”可见题记中出现玄、云法名的书主。S3516 号扉页:“道公书式,凡流李云潭集留,李妙器、李妙景、李玄暹用,应十方上达。”可见题记中有云、妙、玄法名的书主。

2. 经书题记中师派书主的法名。题记中有师派之院、法、显、胜、应字辈的书主,这是经师公度戒授予的“师运”法名。S3409 号《诸书榜疏斋供神目对》末页:“羽士书主李院昊置用。”S3536 号第 1 页:“《灯筵救芯秘语》一部,黄院省袭,黄法乾、黄法陞。”S3403 号《正一初真授械科》扉页:“书主黄法镜抄。”S3504 号末页:“《受戒川光》完毕,录士弟子邓法显。”S3503《受戒二救共集》中有“制主李显珍”。S3428 号《大会伸奏神目式》封面:“书主蒋显正。”S3429 号第 33 页:“《退光唱》,乃书主李胜辉集。”S3432 号扉页:“《杂咒叭秘密诸伤地狱全本》,正主邓胜连留与儿孙用。”S3535 号《巫门授戒法》扉页:“东主李应柱集存。”S3428 号《大会伸奏神目式》扉页:“东人蒋应珍秉笔。”S3475 号扉页:“师傅蒋胜选给与弟子盘院△,给与弟子李胜秀,承宗用

① [德]贺东励著、宋馨译:《瑶族文书与仪式》,《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应,十方上达。给与弟子李法△,十方上达。”可见题记中胜、院、法字派的书主。

题记中还有师道两派兼用的例证。S3515号《清醮秘语》扉页:“本主盘道樵、盘应樵袭。”此是同一经书分别有道派的盘道樵、师派的盘应樵传承的例证。S3451号扉页:“《械度新恩普潜科》,置主李院选存记,置主李经传、黎经斋。”S3547号《癯疯天机秘语》第1页:“传度师父蒋云通给付弟子邓院昭收留,邓道璋、邓经耗。”题记中分别出现师派“院”、“法”和道派“道”、“经”、“云”的书主。瑶族仪式中师公、道公可以同坛行法,师道两派弟子可以传承同一经书,题记客观反映出瑶族宗教师道两派的密切关系。

3. 经书题记反映的奉道宗旨。在瑶族经书简要的题记内容中,书写祈愿经书传播十方的话语,以表达宗教传统代代传承的愿望。瑶族认为收藏传写经书是一种功德,题记中书主祈愿经书“十方上达、功开十方、十方显达、十方应请”。例如S3418号《东岳佐坛科》扉页:“老君教典,代代传方。”文末:“供应十方,显达延绵。”S3479号《斋醮秘语》文末:“应十方上达,千金不陋是实。”S3500号《丧家秘语》扉页:“投度师父李妙翰,执与弟子李云净,晨昏二晚,超亡度爽,用应十方上达。”S3395号《陞堂科》文末:“十方显达,四施亨通,大吉示。”S3428号《大会伸奏神目式》第48页:“东人蒋应珍承集,十方显扬可也。”S3445号《解冤家科》末页:“置主黄道玉酬字,无本难寻,留后子孙,承接用做,十方显达。”S3450号《安龙告斗密语壹本》扉页:“十方上达,施主亨通。”十方上达是道教科仪常用的术语,十方为东、南、西、北、东南、西北、西南、东北、上、下,即上达十方上圣、十方真灵之意。S3429号科仪文末:“师门广显,施主亨通,天廷有悞,真直白句也。”S3505号《大斋设醮科》扉页:“李玄叱置,李妙景用,应十方救难上达。”S3441号《壹本喃灵科》封底:“做斋做醮用,谨世代读学,庇后世用,功开十方。”S3485号《清醮秘语》文末:“传度师傅李妙鸽,诸章文给付弟子邓经毓使用,十方上达。”S3258号末:“盘富陞法书,流传后代,子孙应用,兴旺可也。”S3441号封底:“庇后世用,功开十方。做斋做醮用,谨世代读。”S3470号封面:“《天师集解密语壹本》,置主邓云合承号,子孙世代应用。”扉页:“李妙贤给与急用上达,十方亨通,施主庆隆。”S3483号《重集秘语解法》末页:“传度师传腾经解,道公邓妙颜给付系仃腾文珠。十方上达。”S3475号末页:“祖公受戒传子孙,依次受师受道用启。”S3455号《师公殄疫科》末署:“子孙后代用,应十方显达承行。”S3386号末:“子孙万代通用。”S3431号《大斋密语》扉页:“老君古记,流传后代。”道教宣称经书有不可思议功德,瑶族经书题记有关经书功能的话语,就是道教科仪济世度人思想的表达。

瑶族科仪经书道教化色彩浓郁,经书所载科仪法术为师公、道公在仪式中使用,一些科仪文书的题记就反映科法在师徒间的传承。S3476号扉页:“《壹品百解》,东主李胜员集此秘给与弟子李胜秀,早晚用易,三男李妙膳给与孙丁李胜方旗。”S3450号扉页:“《安龙告斗密语壹本》,师傅蒋云聰,弟盘经鲜,十方上达,施主亨通。”道教的安龙旨在“为某家恐居宅不安,龙神不利,禁忌挠动。谨拜上上请天官将吏,乞为收除鬼气,安慰冥司,迎请五龙安宅,保护人口”。^① S3485号《清醮秘语》扉页:“传度师傅邓经通,给付投度弟子邓经毓承行。十方上达,不可失也。与儿邓玄臺、邓玄珣,承接用吉。”瑶族经书的秘语来自道教,元陈梦根《徐仙翰藻》卷11《戒将吏榜》有“太上秘语”之说。^② 道教神咒为:“上天之秘语也,群真万灵,随咒呼召,随气

① 《赤松子章历》卷3《言功安宅章》,《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册,第201页。

② 《道藏》,第35册,第474页。

下降。”^①史称全真宗师王重阳于甘河所得秘语五篇，“遂索毫楮书秘语五篇，使之详读”。^②

瑶族深受道教影响以致有瑶传道教之说，^③瑶族科仪经书题记自署的奉道名衔，就毫不隐晦宣扬道门弟子的身份。S3412号《破狱科、茆简科》末：“羽士弟子李经珠。”S3437号《喃灵科》末：“道流弟子黄玄筵。”S3430号中科仪文书末署：“参受天师门下修真弟子奉行斋主蒋经通、李法章。”S3408号《无上玉京盟真救苦大小斋秘语壹本》扉页：“书东羽士李妙严，抄与儿男公羽士李道祥、李道钢、李道鸡全全用，应十方无题，上达施主。”瑶族经书题记中自称“羽士”、“道流弟子”、“修真弟子”、“天机弟子”的书主，是瑶族道公、师公身份的自我认定，这些名衔是瑶族法师接受道教的符号象征。

4. 瑶族经书题记所见的挂灯度戒传统。瑶族师公、道公要通过挂灯度戒仪式获得法师资格，瑶族社会的宗教传统是依靠挂灯度戒来维系的。S3403号《正一初真授戒科》封底：“新恩科，念得好，谁人识得成好道。”S3528号《破理明书》第186页：“又到盘法赢卦灯月子记号，法赢卦灯辛巳年十一月二十日寅时卦灯，卦灯师：开教李法林、保重盘法安、正明大师、三清三宝玉帝大王。”瑶族社会通常在冬季举行还家愿，在这种家庭举办的盘王愿仪式上，要为主家儿子挂灯以示宗教传统在家庭的延续，此经书记录盘法赢十一月二十日挂灯日期和开教师、保举师、证明师三法师的法名，挂灯仪式是家族看重的大事，故书主要专门附记在经书之中。S3256号《天文六言杂字》文末：“皇上嘉庆廿二年十月十五日，洪林卦完灯。”从该经题记可知是书主盘富昌为其子盘洪林挂灯。S3332号文末“皇上光绪三十四岁戊申己酉十二月二十三午未时卦灯，打开天门赵法清。太上北极驱邪院川通闾梅二教授弟子赵法清，职位陞在贵州道贵州政任之府住兵管天下鬼神凭字为号。”瑶族挂灯度戒师傅要给新恩弟子传授经书，S3479号扉页：“《斋醮秘语》，传度正戒师傅黄道颜给付天机弟子李妙监、李妙簪二位受。”S3506号《早晚救患、伸斗安龙、解冤秘共一本秘语》扉页：“投度师傅黄院亮，给付投度弟子邓经贤。”正戒师傅、投度师傅将经书传授给弟子，这是瑶族经书得以递代传承的主要途径。

S3367号七言神唱《本方地主歌》文末署名：“赵财三郎，赵盖一郎、赵氏一娘，太龙二郎、罗氏二娘，太香一郎、赵氏一娘。”瑶族度戒分为挂三台灯、七星灯和大罗灯三种级别由低到高的仪式。瑶族度三戒挂七星灯是三字法名，度四戒挂大罗灯者可以有“郎”的四字法名。S3367号题记经书持有人是加“郎”的四字法名，说明都是度四戒挂大罗灯者。赵财三郎法名显示他是赵家的第三子，而赵盖一郎法名显示他是赵家的长子，赵氏一娘则是他的妻子，太龙二郎法名显示他是第二子，罗氏二娘是太龙的妻子，而赵氏一娘则是太香一郎的妻子，经书持有人瑶族赵氏是度四戒的奉道世家。S3335号文末：“关禄马，邓法才老师赵连二郎。”则书主邓法才师傅赵连二郎亦是度四戒者。

5. 题记所见瑶族十二姓与优勉瑶人。瑶族社会流行祖先崇拜的十二姓说，瑶族经书题记所见书主姓氏有盘、赵、李、邓、黄、陈、蒋、冯、杨、腾、常、黎，这些书主姓氏说明其中多数为十二姓瑶人。瑶族经书中给付盘瑶的《评皇券牒》说始祖盘瓠：“夫妻生育六男六女，评皇闻知喜悦，传下圣旨，敕封盘护（瓠）为始祖盘王，六男六女为王瑶子孙，赐安十二姓。长男随父姓盘，其余

① 《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36，《道藏》第3册第807页。

② 元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卷2《重阳王真人》，《道藏》第3册第348页。

③ 瑶族学者胡起望首倡“瑶传道教”之说。参见胡起望：《论瑶传道教》，《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姓沈、黄、李、邓、周、赵、胡、雷、冯、蒋、郑。”^①相传为景定四年(1263)传世的瑶族《过山黄榜》说:“自从盘古开天立地,盘瑶过山榜起(给)十二姓人。盘启龙、李思安、赵才昌、冯敬忠、审(沈)贤成、邓连安、胡进盛、雷元祥、黄文敬、周文旺、郑广道、蒋朝旺。”^②不同文献中所载十二姓的具体姓氏虽略有不同,但几乎无一例外将盘姓置于首位,盘姓确乎是瑶族的第一大姓。瑶族经书题记所见书主十二姓,说明优勉瑶人是受道教影响较深的支系。

四、结 语

伯德雷恩图书馆瑶族经书的题记内容,不仅是判断经书时代的主要依据,还反映瑶族经书民间传承的样态,这种瑶族经书抄写的地方性知识值得进行民族学的研究。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文化分析模式中,瑶族经书属于小传统的民间文献,保持着民间经书传写的地方风格,是民族学少数民族文献研究值得重视的领域。地方志所载瑶族人秘藏珍贵经书,这在题记中有生动的反映。题记所谓“谨世代读学,庇后世人用”,“留后子孙,承接用做,十方显达”的话语,是瑶族人期望子孙世代传承经书心态的显露。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瑶族是受道教影响最深的民族,^③瑶族经书题记所谓“老君教典,代代传方”,“做斋做醮用,谨世代读”,“修醮修斋,往生天界”等内容,反映瑶族深度接受道教的程度。在广西金秀道公、师公世代相传的历史记忆中,就认为经书是从山外汉人那里学来的。^④我们在田野考察中所见瑶族仪式浓郁的道教色彩,显示道教济世度人之道在瑶族社会得到传承。

瑶族经书用汉文并掺杂瑶族土俗字写成,这是瑶族汲取汉文化过程中形成的书写传统。日本学者竹村卓二认为瑶族接受汉文化的能力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为第一,瑶族经书题记的汉文书写可以得到证明。20世纪60—70年代,白鸟芳郎在泰国北部搜集瑶族经书,他在《僇人文书》序言中说:“从事古经书抄写的通常是瑶人祭司,或是识汉字的瑶人。而且经书的抄写耗力费时,很考验一个人的毅力。”^⑤明清时期从西南迁徙至东南亚的瑶族人,身处异国他乡仍然坚持中华年号的书写,反映内心深处执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瑶族经书题记反映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人类学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价值。对瑶族经书的多维度研究,可以加深对瑶族社会文化的认识。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黄钰辑注:《评皇券牒集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

②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第116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③ 法国学者雅克·勒穆瓦纳(Jacques Lemoine)指出:“因为一个具有起码中国宗教实践知识的人都懂得,瑶族的宗教及其仪式只能从另一个更强有力的传统宗教中采借而来,而这一传统宗教就是中国的道教。”见[法]雅克·勒穆瓦纳著、陈延超译:《瑶族宗教——道教》,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等编:《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六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徐祖祥更提出“瑶族道教”的概念(徐祖祥著:《瑶族的宗教与社会——瑶族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关于历史上道教传播瑶族社会,影响瑶族宗教传统的问题,参见张泽洪:《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402—452页。笔者在该书中指出:“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瑶族是受道教影响最深的民族,在早期道教传播的魏晋时期,瑶族的先民就已接受了道教。”(同上书第410页)

④ “据当地道公们说:这些经典,都是从山外汉人那里学来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

⑤ 白鸟芳郎编:《僇人文书》,讲谈社,1975年,第9页。